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B8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明大政纂要六十三卷(二)

〔明〕譚希思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湖南思賢書局刻本

.....

明大政纂要六十三卷(二)

〔明〕譚希思撰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湖南思

賢書局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大政纂

要六十卷》提要

明大政纂要卷之二十五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景泰二年辛未春正月朔上皇在南宮

二月上皇在南宮

上幸太學

南京翰林院學士周敘言臣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廢者我太祖太宗以暨列聖臨御恪守一道皇上嗣位正天下臣民仰望治平之時宜復午朝之典加宵旰之勤常思曰上天玄遠何以格之陰陽和氣何以召之正人君子何以使之親奸邪小人何以使之遠兵戎何以整刑賞何由當寇盜反側何由平今日黎民何由安正統之仇何由復夷虜之禍何由息經筵之暇每日一二次賜左右大臣以及近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侍之官講論前所云政理以綿宗社以福蒼生上以周敘所言稱旨令禮部申明前詔凡朝廷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敕御史陳綱巡視兩淮鹽課

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按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開鹽課宣德中始令於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揚州正統景泰間兼巡河道任益專而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要束而已也此於鹽甚重然而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在運使提舉等官今其官非閒茸不職不除是驅之汙穢之地而求其潔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督之糾之然且不治人情無不有欲道之以潔然且慮汙況道之以汙將何所不至乎劉晏自言官多則民擾亦且勞事事之勞也如絲然混之

多手理之無緒而亂之也。今法鹽官徧天下而所在嚴分地之禁如敵國外戎誘致譏察如迹奸宄不欲舉纖芥之利饒之民而邊關行省設官立署費以千萬計是焚之之道也。今治之莫若簡事省官誠獨於諸產鹽設運司之地隨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略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文襄故事令其絕弊剔蠹清源決流而久之任則官尊重既不可屈阻而鹽運提舉選補廉吏其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提督都御史兼勸農使召鹽商耕塞下入粟如異時則鹽課邊儲交爲接濟邊方腹裏兩都御史如左右手通其轉移商於邊中粟已卽給引赴場循常股以差次聽竈戶驗引支發寄請比託者雖細必糾多支濫給者雖貴必刑其竈戶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獄訟而時制其縮贏代沛恩弛所在驗請之令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十一

解分地之禁中國一家悉聽其所往惟嚴通夷之禁則上之開中盡歸之商買下之場蕩盡歸之竈戶莫利於私售而私販之害絕人得量力中納而富商大賈末由操利權國家得鹽利自饒而不必峻制曲防以擾之竈丁得煎鹽自給而不必更充差繇以優之鹽可通賈人無爭奪豪舉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不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漸充巡邏秤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利源既均利澤四溥冗官冗費蕩然一除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供億有不給未之有也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

文曜附于謙謙愛之時李賢應陞嫌本部與王直並謙亦以文曜薦何文淵同王直爲尙書並有寵復阿附之

周敘請復御門奏事之規不從

時學士周敘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卽於門上次第說事君臣相與商榷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侍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吐露肝膽不從案邱潛曰我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閒有早午晚三朝或再馬誠以自古禍亂之階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游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三

詔捕鎮守內官陳海

海以鐵劍與夷人哈丹易馬御史鄭紹劾奏故捕鞠之時又有司禮監高顯情強奪人房屋仍飾奏命法司禁錮之大理寺丞薛瑄致仕

命戶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會試考官

取中吳匯等二百人

三月上皇在南宮

廷試賜柯潛劉昇王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楊守陳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吳匯等二十三人改庶吉士是年讀卷高穀列工部尙書石璞後閣體猶未重也廷試王越卷爲風飛去上復給卷足成之云墜於朝鮮次歲送還上喜擢越御史

夏四月上皇在南宮

文選郎中李賢上中興正本十策

賢言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廷闕道有司利病生民
休戚軍務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略焉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
過慮忘其愚陋敢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一曰勤聖
學臣觀自古聖賢之君率皆留心於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成湯之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
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
王之學也曰訪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於光明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四

分乃寐或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久不休或留
意典墳採爲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
而輟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較
之懵然而昏亂者不啻天淵之相遠矣伏願陛下歷觀前代
聖賢之君所好者何學所學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
義理之奧旨專心致志居敬存誠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
接物自無不當異日嘉靖邦國巍然爲中興令主未必不由
好學以致之也二曰顧箴警臣聞前代聖賢之君必賴箴規
警戒之助若成湯之聖而猶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之
聖而亦銘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公在輿有虎賁之規位
亡有官師之典依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周廟有
欝器而存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寓緘口之銘無逸一篇

列於講閣前代遺迹寫爲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

之言於屏障由是觀之前代聖賢之君內外交養表裏俱修
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是以流連荒亡盤
樂怠傲自求其禍以致敗亂願陛下摠往事之明鑑採古人
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必在退朝
燕處此心不忘於以防過禁欲則意誠心正矣三曰戒嗜慾
臣聞益之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皋陶之戒舜曰無教
逸欲有邦仲虺戒成湯曰不迺聲色不殖貨利周公戒成王
曰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張蘊古作大寶箴以戒唐太宗
范祖禹講五子歌以戒宋哲宗人君能受人臣之戒者天下
以之而治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臣進戒拒而不納以致天
下之亂者多矣願陛下絕去嗜慾之私養其清明之德講周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五

孔之遺編考帝王之治道務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之心四
曰絕玩好臣惟人主一心攻之者眾是以古之聖賢常有所
警珠玉犬馬珍禽奇獸一切玩好之物悉皆罷去庶幾此心
湛然虛明淵靜故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桀曰不役耳目百
度惟貞蓋謂中無所主反爲耳目所使必欲心得其職非務
學不可願陛下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者四五人置諸左
右外聽儒臣講論經史內與左右解說其義心通情悅智慮
益高靜觀左右之人其以堯舜之道陳之以開陛下之心胸
者此以聖明望其君忠臣也以玩好之物陳之以惑陛下之
耳目者此以庸暗待其君奸臣也留心省察嚴絕玩好則行
無不謹身無不修宗社自固生民自安不患不爲大明令主
矣五曰慎舉措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

準一失其當則人得以窺探其好尚之偏矣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王削桐葉爲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曰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即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頓一笑況見諸行事舉措豈可輕動哉願陛下試加留意舉一事也必再思之果當於理然後行措一事也必更審之或乖於理而卽止又望內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人君旣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大臣必以堯舜湯武致其君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陛下之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六曰崇節儉臣觀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六

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當時雍熙太和之治不可尙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唐太宗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監秦而止宋仁宗器用止於漆素衾裯止於黃色漢唐宋各有天下數百年求其海內富庶無如三君之時蓋人君旣以節儉存心臣下豈敢奢侈相尙自然家給人足也況今賊寇驚擾人民尙未寧息望陛下躬行節儉凡內府服食器用必須減省以蘇民力七曰畏天變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爲人君者務求天意所在而存修省之誠乃可以轉禍而爲福商中宗有桑穀並生於朝恐懼修德而天意卽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太宗避殿減膳而東井三滅仁宗久旱不雨而密禱卽應是四君者俱能上感天心變災

爲祥遂享遐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以來山崩河改地震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譴告之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廢嚴姦邪任用忠良克己自新以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爲福也惟其修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厥人君修省何如耳願陛下修德正事以承天心凡各處奏來災異必早夜思省以答天意惴然敬畏以弭災變將見天人感應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矣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中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爲無人若漢唐世史游良賀昌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儉守無所引薦或清忠奉公直言切諫或排去姦邪委正廟堂或以一身捍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其鴻之志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七

旋踵而遭大侮者薰蕕相去遠矣今陛下左右內侍之臣率皆畏愼恪勤但陛下一日之間接文武羣臣之時少親左右貴近之時多若能輔成今日中興之治皆其功也誠取法於前人興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載之方冊傳之萬世播令名於無窮矣九曰振士風臣聞唐虞三代之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降自後世西漢尙忠厚東漢尙名節雖所尙不同而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也宋之士大夫有三代之風亦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有戒欺誣之詩眞宗有疾奔競之詩黜勢家子不與孤寒並進錄廉吏後以愧貪墨之徒宜乎士風爭尙清廉也願陛下取法於宋戒欺誣疾奔競貪墨抑僥倖將見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追三代也十曰結民心

臣觀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其餘不能百年甚至三四十而止者率由民心不同故也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言其難散也五霸之民如以水搏沙言其易散也願陛下遠法前代結民心之道近體祖宗恤民隱之心發矜憐惻怛之念於九重之上播春風和氣之仁於八荒之表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蓋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受一分之澤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見下民愛戴陛下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賊姦宄之變必不負朝廷之恩如此則宗社可安於永久雖歷億萬斯年可也十策既舉萬日斯張由是明賞罰辨邪正振紀綱勵將帥修政事攘夷狄開墾蔽敬大臣特舉而措之耳惟陛下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光祖宗以慰生靈延頸之望幸甚疏入詔付外既而給事李侃以災異陳言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院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宣見賢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上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撒地令宮人宦侍爭拾為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云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顛顛勻圓奪天巧朱雨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驚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襦半墮羅裳綴贏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書閣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

車不至愁煙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止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時雖未及上京師傳之淮徐廬鳳諸郡饑都御史王竑發廣運倉米振之時民饑河南山東流民殍至死亡者不可勝計且相煽為盜竑蚤夜經畫大發官廩及勸斂富人出粟厚振之諸廩已空獨廣運倉所儲尚富然乃儲京師用有內臣及戶部郎同主之竑欲先發後聞主者有難色竑曰民為邦本民窮至此吾恐貽朝廷憂故以權宜發倉不從儻有變當先殺召變者以謝眾怒然後請罪於朝主者從之乃大發倉振濟近者日餌以粥遠者量給米流徙者給口糧疾病者委醫以治死亡者與棺以葬鬻賣者贖還其人前後全活者二百二十九萬餘人醫活者三百四十餘人贖還者一千三百四十八人瘞埋者三千三百餘人於是居流之民安堵立生祠以祀竑或集為錄曰救災傳詔以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五經博士世襲陝西民饑命左都御史陳鑑振濟之陳恭請設柴炭夫先是以西民艱減免各郡柴炭夫尚書陳恭言有誤國用請更添設詔會廷臣議尚書王直等言今邊事未寧民困未甦寬恤不暇焉可再勞恭既以為有誤國用乞敕工部大臣往代之使定立課程不至缺欠上曰恭止理柴炭而位尚書

何不體朝廷恤民省費之心而妄欲添勞人力邪其毋庸代第以卿等所言降敕切責之

五月上皇在南宮

命直內閣侍郎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淵條陳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諸倉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爲河北之會鳳陽爲中都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爲中原要地北平爲京師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

命副都御史軒輅總督南京糧儲

諸臣累請使虜不許

時瓦剌脫脫不花王遣使進馬及送回使臣高能等來朝奏討使臣以通和好上不欲遣使吏部尚書王直戶部尚書金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十

濂禮部尚書胡濙各疏言遣使通番行之已久若一旦不遣虜情懷愧邊聲遂開況今邊方士氣未振兵備未舉倉廩之糧尙乏瘡痍之人未甦若不遠慮深謀遽欲出師討罪恐非萬全之計惟皇上懸邊境艱難念生民困苦仰惟宗社付託之重俯徇遠人歸化之誠量遣使臣往伸和好仍敕在京總兵總督等官操練軍馬修飭器械嚴爲守備庶在彼無可執之詞在我有豫爲之計上曰卿等所言固是使臣不遺朕意素定矣

六月朔日食上皇在南宮

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言今春土星入垣近日太白晝見今又日食於朔旦豈無故哉其必紀綱不振法度縱弛而致之也伏望皇上敬天法祖保邦致治君臣同心務敦實行則天

變可消又往者星變大臣求退者朝廷未允或當退者曰忝班列今乞將臣先賜黜罷則如臣之濫冒者亦必自省知愧退位避賢然後慎備才賢以資任使庶能召天地之和來太平之效也因具陳三事一建州朱顏野人安置海西等衛皆我遼東藩籬赤斤蒙古沙州等衛則我迤西藩籬昔太宗欲征瓦剌必先遣使迤東迤西厚加賞賚以結其心故我師之出瓦剌遠遁及正統以來瓦剌漸強東併諸夷西結諸衛以徹我之藩籬所以屢爲邊患今宜遣使厚齎金帛撫慰迤東迤西諸夷俾令去逆效順革心向內則也先必自生疑忌然後遣將益兵據守邊地則不爲其所窺矣一在京軍職取其應襲兒男旗丁取其當代壯丁赴營操備矣今又行取餘丁盡括差操且京師之人無田產主業不過蠅營糊口兼補貼軍裝今無一人以理家業可乎乞將應襲及當代壯丁常操外其餘盡行釋放生理一王振專權之日奔趨於門者非止一人及振誅夷之後傾詐之徒欲陷人重罪輒指爲振黨致令無辜受害者甚多乞敕法司自大赦以後有指王振之黨告訐者悉皆放免庶獄無枉濫詔悉從之

李賢上戰車議

賢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具木馬惟能拒馬不能避箭按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則火槍是也中興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置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槍刃每車前後占地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十一

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方各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方共十六餘里行止自由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車馬糧草輜重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近前則火礮齊發奇兵繼出遠遁則我勢益張我威益振矣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惟失利且亦牽制難行至目爲鷓鴣車李賢余子俊邱濟皆陳車戰之利豈亦未嘗試歟

盧忠有罪伏誅

上皇在南宮忠爲錦衣衛指揮妄言告變上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嘗解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任爲風狀學士商輅與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三

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命兵部侍郎揭稽巡撫廣東

議內蝗命大理少卿陳詢巡視

秋七月上皇在南宮

于謙子冕爲府軍副千戶

先是武清侯石亨薦冕詔召赴京謙辭不允至是冕至謙言爲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貴顯臣豈獨無是心哉但方國家多事之秋宜以公義爲重不當顧有私恩伏念臣才乏寸長官躋一品願已乖於清議敢重冒於殊恩況臣男器非遠大名位得祿非所能勝且亨不聞舉一嚴穴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之勝顧乃薦臣之子於公義安在況臣叨掌兵

政選法比以軍功妄報者多不准理所以杜微倖革冒濫也豈宜臣之子而冒官賞乎仰祈聖鑒令冕回還原籍庶上不玷朝廷之名器下以協輿論之至公而臣亦免非分之責奏人不允授冕是官謙又辭不允

京師地震

反賊趙才興等伏誅

才興僧人也以妖術惑眾作亂

任宣滛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侍郎劉璉總督邊儲參贊宣府軍務

贊宣府軍務

洪奏臣既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而姪能爲都督同知信爲都督僉事俱參將子俊爲右都督管三千營一門父子官至極品手握重兵盛滿難居理宜知止乞賜臣休致以終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三

餘年或將俊等分調別鎮上曰洪父子受朝廷委託宜悉心整飭兵備不必遜避

河決沙灣堤

初以沙灣堤決水皆泉注徐呂二洪淺澀敕右副都御史王冕處置至是冕上言黃河自崑崙發源流入中國其所經歷之處自陝州以西有山陝不能爲害陝州以東則地勢平緩水易泛濫故爲害甚多國朝自洪武二十四年河改流從汴梁北相離四五里許東南轉至鳳陽入淮者爲大黃河其支流分出徐州以南者爲小黃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以來河復故道從黑洋山後徑趨河灣入海止存小黃河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濬隨塞以是徐州之南不得飽水臣等遵聖諭自黑洋山東直至徐州督同河南三司疏濬其臨清以

南可令副都御史洪英督同山東三司疏濬從之監察御史陳綱言江南漕舟俱從江陰夏港並孟瀆河出大江遡流三百里抵瓜州往往風水失利今江南岸有新河在常州府城西北岸有北新河在泰興縣正相對江北又有白塔河在江都縣與江南孟瀆河參差相對若由此二處橫渡江面甚近但北新河白塔河淤塞俱用疏濬北新河須二十萬夫白塔河須七萬夫可就宣德間曾於白塔河治閘潮漲入閘則土沙積塞潮落啟閘則運河水洩今可易閘以壩章下工部覆奏綱言可行當以蘇松常鎮揚淮共事上以未經按視令移文尚書石璞措置

何文淵爲吏部尚書

八月上皇在南宮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西

禁約私鹽

戶部奏比者召商於各邊納鹽糧而應者絕少蓋因私鹽多而官鹽爲之阻滯請禁約之遂上所禁事條一各處竈丁多有通同該管官員不將已煎鹽顆入官而私賣於人今後務令逐季催督足備年終類奏如有逋負於官員考滿之時罷俸追完方許赴部一官私舟車往來俱令巡鹽巡河御史等官嚴加搜檢如有夾帶私鹽則人坐以法舟車沒官一鹽司官吏於收鹽之際多倍其數及至放支受商旅賄賂亦倍其數其批驗鹽引所監掣官員亦圖賄賂苟爲文具不行究竟宜令巡鹽等官嚴加伺察犯者謫戍極邊一起運南北京官鹽及商旅賣鹽南京於龍關批驗所掣過赴江南門報名南京戶部委官覆視果無夾帶私鹽方許入城北京於張家灣

批驗所掣過赴崇文門報名本部委官覆視一淮浙長蘆運司所屬多係濱海不產五穀鹽禁既嚴恐貧乏竈丁生計艱難今後除煎辦本家課程之外果有餘鹽許送本鹽課司交收卻於附近有司官倉給米麥以償竈丁淮鹽每引八斗浙鹽六斗長蘆鹽四斗一各處鹽場原山場淮場拱採柴薪燒鹽近年多被橫豪侵占宜悉還官如有怙終令巡按御史究治竈戶有缺或於有司僉補或於見在竈戶多者分補一商人支鹽賣畢即將截角退引赴官告繳封送各鹽運司通類解部若愆期不繳鹽司移文追問上曰鹽禁不嚴恐官鹽爲之阻滯禁之太密恐細民艱於度日持禁者尤須斟酌而行復午朝舊制

戶部尚書兼學士陳循奏內閣係掌制誥機密重務衙門近侍之職莫先於此永樂初年本閣官員凡遇聖上視朝立入金臺東錦衣衛在西後因不便移下貼御道東西對立已爲定例近日因與各衙門官俱上奉天門奏事五府官雖品高皆立西簷柱外獨六卿序立東簷柱內遂使內閣官無地可立此係朝儀不可不辯昔孔子在宗廟朝廷亦便言誠以禮法所在政事所出之處不可不明辯也又臣等叨蒙皇上擢用同知經筵事會講之日班或列於六卿之下恐觀者笑玷辱此職自臣等不才始也又每午朝進近御榻奏事臣所奏多係制誥機密重務理不宜在五府六部奏雜事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古人大射之禮尙且如此況於聖明禮樂文物之朝內閣經筵神明制作之所可以苟乎詔常朝內閣學士與錦衣官東西對立經筵日同知經筵官序於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五

尚書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侍讀陳文爲雲南右布政使

高穀言賢才者輔世之具務在得人薦舉者用賢之道尤在至公朝廷之於賢士既試以文學復察以言行是以官得其才才稱其用臣見侍講陳文檢討錢溥俱由進士出身授職翰林讀書待用積有年歲文學問老成行止端謹才可以任重而致遠識可以應機而達變設使擢居在京堂上或藩臬正官必能盡心於所事溥學問通敏性質和平有博覽之才可以備顧問有勛薦之功可以資講讀設使侍經筵必能裨益於聖學臣既知其賢理宜薦舉古人云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又曰蔽賢蒙顯戮所係重也伏乞聖斷不拘常例將各官隨才任用使得進職以圖補報疏聞命吏部授以相應之

明大政彙要

卷二十五

七

職吏部請令溥侍經筵而擢文方面故有是命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以戶部侍郎李敏代之

忱撫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爲人謙恭謀慮深長征輸有度屬郡有荒歉卽以便宜行事撥餘米以補成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歲辦該徵者及各學校祠宇橋梁河道一切修濬盡取諸餘米民賦歲輸外再無他役科擾人爭爲立生祠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屬曹盡括餘米歸之官於是徵需雜出而逋負日多人益思忱之功云

九月上皇在南宮

四川巡撫李匡破草塘賊

李匡奏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約臣合攻草塘苗賊及至

彼而來已班師致被賊眾輕視孤軍遂來拒敵臣督軍奮勇力戰斬首四百餘級賊眾敗走臣思來違約非欲陷臣死地實將損誤軍馬幸賴朝廷威福大破賊眾全軍而回部因効來挾奸玩寇總兵官梁瑤同惡相濟乞治其罪詔令來自陳至是來奏匡欲臣合攻草塘臣以爲必須清平平越疏通然後可進故不從其議及臣圍攻香適山寨匡欲來策應臣止其來匡又稱四川軍士守備年久要先放回臣亦不之允匡銜臣累沮其意以此加詞攻毀上曰來匡各逞私忿理當究問今且令用心整飭邊務再互相訐構不宥

詔誅大同老卒吳淮等

時淮等訟定襄伯郭登承敕命掛印總兵而副都御史年富倚風憲並坐專號令爲越職不法下尙書少保謙糾言昔齊

明大政彙要

卷二十五

七

田穰苴以布衣監貴臣莊賈軍賈違法穰苴立斬賈而被秦晉之師唐裴度以御史中丞督淮西軍所督者皆名王上公爲使相者也用平淮蔡朝廷酌古今之宜用文職大臣充提督自總戎以下咸聽節制號令賞罰得守便宜行都御史爲朝廷風紀之目於侯伯無屬坐總兵官上固當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撓軍當誅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業橫放不制如此矣微廟畫無法制大同豈復有軍哉

昌平侯楊洪卒

洪鳳陽人自少武勇由百戶積邊功累進至昌平侯祿一千一百石世襲奉命備禦宣府最久號令嚴肅士卒精強虜寇臨邊輒夜遣人劫其營虜甚畏之曰以我兩人不能敵宣府軍一人蓋一時邊將之能振兵威以懾虜心者莫比亦頗知

好事嘗請建宣府儒學以教武職子弟至是卒帝聞悼問不已遣官賜祭葬子傑嗣四年薨無子庶兄俊嗣七年坐法罷子珍嗣天順元年坐父俊以嫌誅失候謫戍後復指揮同知

廢廣通王徽燄陽宗王徽燄爲庶人

先是湖廣武岡州民段友洪等十餘人投入廣通王徽燄府爲家人導王不法友洪父洪山復以妖術進友洪又言致仕後軍都事于利賓善相術引以見王利賓言王有異相當主天下且言當於去年六月起兵否則不過今年五六月當軌據南京登殿王悅其言遂有異謀以金造蠶玉之寶銀飾靈武侯欽武侯印二改元玄武作敕書分遣友洪蒙能陳添仔等並齋印幣等物封都廩寨苗首楊文伯爲靈武侯天杜寨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太

苗首苗金龍爲欽武侯及以銀牌賜橫嶺苗首吳英頭等誘使起兵三五十萬八月初旬來并攻武岡諸處文伯等不敢受友洪齋以歸爲鎮南王徽燄所執能添仔等尙招誘諸苗未歸巡撫湖廣右都御史李實以聞敕遣監察御史劉孜錦衣衛指揮盧忠與鎮南王與湖廣三司收鞠友洪等遂遣駙馬都尉焦敬內官李琮微廣通王遣錦衣衛官籍友洪等家並械利賓赴京鞠之微燄既微至京三法司皇親司禮監官引段友洪面鞠於廷微燄具服且言與微燄同謀會湖廣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總兵官保定伯梁珪奏微燄家人陳添仔蒙能招苗賊約二千來武岡助微燄聞微燄不在還屯青坡水洞等處官軍連擊敗之禽斬五百餘人賊眾奔潰墮崖溺死者甚眾添仔被槍單騎遁去能率苗兵逃之廣西

來等並以所得微燄與苗賊偽敕上之由是二王反狀盡白獄具奉旨降爲庶人

冬十月上皇在南宮

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更物價店稅

太醫院醫士張鐸奏京師萬方會同日用百物不免資於商旅朝廷設立官店輕收稅課賣買有所負欠常令御史督責蓋所以招徠之也近者理財之官不知大體惟務刻剝如絁絲一疋稅鈔至三百五十貫可值銀七錢三分梭布每十疋亦至三百五十貫他物皆然以本物計之稅鈔先取四分之一臣恐日久商旅畏避稅重不肯來京致使百物騰貴事下戶部尙書金濂等言臣等初以京師多故奏令加稅所取不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九

許過三十之一令郎中徐敬順天府治中劉實重定時估致有過重臣等未及酌量即命行之今鐸奏如此宜治敬實等罪從之遂奏更物價店稅上等絁絲每疋不得過七十五貫他物稱是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

禮部尙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上皇萬壽節於延安門不許

李匡條上川費事宜

匡奉命提督運四川糧於貴州供軍言四川宜爲區畫者二事一令行商出銀以備羅買其坐賈豈容全不介意欲委官估其資貨事下定爲四等上等不過銀十兩下等不過三兩勸令出備羅買一商賈既該效力居官者豈容坐視請令四川除沿邊不動外其餘司府州縣儒學倉場庫務巡檢河泊

僧道等官俱照月支本色米數運一次至貴州交納又言貴州宜爲撙節者七事一朝廷授方面官本欲安其民奈何撫馭乖方致使蠻夷竊發輓運之勞累及鄰近而親管收養反若無事請以正統十四年以前到任者該支月俸俱爲停止各衛指揮以下亦攤其半一雲南四川調去貴州征進官員每月止給行糧一升五合其各處差使人員俱支廩給五升請不係總兵巡撫重任者俱令支給行糧之數一貴州自苗賊損耗以來法司不問理有司無催科其額設吏典虛費月糧請都布按三司每房止留一名一四川征進官員所報馬疋如北京例關料夫北京苦寒之地冬無青草當給菽豆貴州冬無積雪四時青草不歇何故援例支給請自今以始總兵參將許報四匹三匹指揮以下止許一匹一貴州累歲

定大同操備班軍

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奏大同操備山西河南二都司官軍每兩班相輪半年一更前班自二月初赴操四月下草

場牧馬七月採秋青草八月放回如有差占失操武藝又所採草束因見放班伊邇往往負欠致累後班官軍採補又沿途一帶秋田果菜成熟被其蹂踐況大明天氣苦寒後班者較之前班寒暖各異勞逸不均所操武藝方見就緒又復放還人懷偷惰之心莫有堅固之志請自今二處官軍每年定於三月初赴操一年一更從之登又奏大同東西二路各有參將操守其本處並河南山西調來操備將逐一挑選年力精壯拽弓六十斤已上者爲頭撥當先破敵餘者爲二撥每隊二牌一面通寫五十人姓名以憑試驗點關五人爲伍各帶小圓牌一面互寫五人姓名背刻軍令一人有功五人同功一人退縮五人同罪令其誓於神祠結爲兄弟遇賊則同心奮勇有難則齊力救援每五百騎委都指揮一員管領使

薛瑄爲南京大理卿
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

觀辦事閤中奏言王直胡濙等皆正統中阿附權奸不宜在左右又言北虜來朝宜驅置於南方下科道看議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至今人以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

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二鎮撫語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噫武臣尙知事體毛王言臣願獨覘望云

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于謙奏臣才識疏淺既掌部事又總兵權委難負荷今副都御史羅通已召至京乞令提督訓練兵馬臣專理部事詔不允令謙仍總督軍務通協贊提督操練

立五副營

先是尙書于謙等言胡寇謫詐而使臣皮兒馬黑麻察占等時有怨言慮其乘間入寇有詔令謙等會議戰守方略至是謙言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三

精則國威振而虜寇可平臣等議選官軍十萬分五營團操每隊五十人一人管隊兩隊置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三五千人置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官各量其才器謀勇授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不致臨期錯亂賊來多則各營俱動少則量勢調遣隨機應敵頭目素定交戰之時但調其頭目而士卒自相隨處既久同輩者易以相救管隊者易以使令又賊之所恃弓馬衝突而已知我火器一發猝難再發以此即肆馳突今若遇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來急堅陣不動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心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來攻我則火銃大礮飛槍火箭弓矢齊發賊勢重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騎

用長鎗大刀勁弓射斫步卒以圓牌腰刀齊衝賊陣或刺射人馬或斫其馬足將卒不得退縮違者治以軍法此操軍出戰之勢如此訓練則各營已選團操飭部伍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團營外更選其次以備緩急調用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如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城完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縱賊勢眾可以固守無虞但醜虜趨健去來如飄風驟雨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既受重任敢不潔已愛軍以作士氣捐軀效死以報國恩疏入上深然之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三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復命御史許仕達巡按福建

先是仕達巡按福建以與尙書薛希璉互奏被徵命御史王豪等往勘報希璉奏悉誣因並上福建耆老數千人乞畱仕達狀及是閩縣耆老鄭文初詣闕奏畱仕達都察院謂勘仕達餘事尙未報請候其報處之刑科都給事中林聰等乞俯從民望故有是命

加陳循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士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國子祭酒蕭鑑並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景泰三年壬申春正月朔上皇在南宮于謙石亨請兵伐虜

謙等奏虜中脫回人戶屢報脫脫不花王與也先讐殺而大同等處亦報煙火聲息臣等竊惟也先違背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釁侵擾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摠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不可失也伏望皇上允臣所請統領三營團練軍馬分往宣府大同朔逆虜以復前讐荷臣等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而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矣上曰且不必勞人動眾俟邊關有警更爲區處

救諸邊鎮練兵爲虜防

少保于謙言也先惡不可悔其名朝貢或以懈我不可狃也獨議邊府大同爲京北巨鎮爲山西雁門倒馬等關一帶諸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五

籬而遼東宣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動搖不可不備近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豬圈頭凡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塞百一十七營委指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督之諸營堡內簡其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走知地理便藏伏者聚一營爲緩急使諸關重置關馬石牆布渠砦使峻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將校鎮防之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勿動獨本所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營倚前角後爲截剿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不屈彼眾雖暴譬蛇豕投奔中亦安得肆哉其密雲東自河口至墓田峪路經八百餘里關七十墩塞百五十六營堡八其沿邊平漫地

皆修削偏坡其關口培薄增卑深壕塹守焉其分地內官舊御史斌鎮守古北口古北口遼東都指揮攷主之古北口遼西都指揮興主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塞地平漫難隄防平居盡地而守然且不給卽有警何措今照石匣驛於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駐國操便

駙馬都尉石琿免

環奉使湖廣令家奴貨私鹽載以官舟又嘗奏奪薊州民田科道交劾其罪下都察院鞠之論贖徒還職詔免官二家奴杖戍邊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上太平十六事

二月上皇在南宮

明大政纂要

卷二十五

五

進江淵吏部左侍郎蕭鐵戶部右侍郎也先攻敗舊花可汗來獻捷

瓦剌太師也先遣使齎奏來言其故父奪治阿魯台部落以可汗虛位乃扶脫脫不花王立之也先姊爲其正室有子不立爲太子而欲以別妻之子爲之也先言之不從乃起兵來攻也先中道而返於是也先追與之戰敗之脫脫不花王領其下十人遁也先收其妻妾太子人民遣人報喜並獻良馬二匹命宴其使賜鈔幣等物有差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金濂下獄

先是詔免景泰二年民間稅糧十之三然秋糧例輸米其間有折收銀布者夏稅例輸麥其間有折收絲絹者濂移文有司止減米麥而銀布絲絹不減有司承意追徵甚急民頗怨